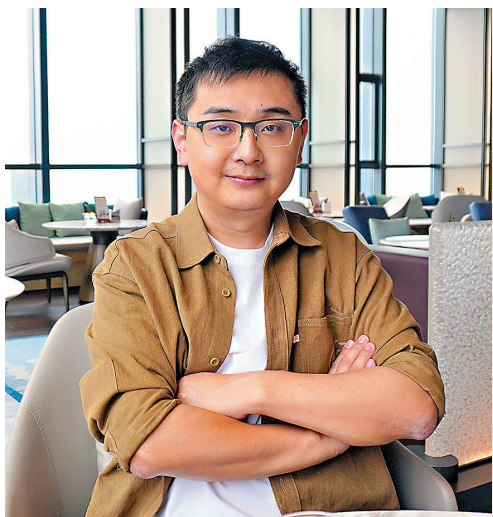




●王曉磊在長沙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記者姚進 攝

繼暢銷之作《唐詩寒武紀》之後，王曉磊歷時近兩年創作的「唐詩三部曲」第二部《唐詩光明頂》的繁體版，日前在港台上市。

六神磊磊是作者王曉磊的筆名，在網絡上，這個名字比他的本名更廣為人知。王曉磊，江西人，大學畢業後曾從事媒體工作，從2013年起，通過《六神磊磊讀金庸》和《六神磊磊讀唐詩》兩個網絡專欄，對唐詩和金庸小說進行解讀，因為犀利、獨到的視角而廣受好評，是目前最受歡迎的唐詩解讀、普及者之一。

5月末，王曉磊因工作在長沙短暫停留，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他下榻的酒店對他進行了專訪，在雨聲淅瀝的上午，聽他講述心目中的唐詩，以及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這些在歷史的星河中依然光芒四射的名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六神磊磊：

▶《唐詩光明頂》繁體版日前由台灣新經典文化出版。



平生最愛唐詩與金庸

《唐詩寒武紀》《唐詩光明頂》《唐詩笑忘書》是六神磊磊的「唐詩三部曲」。第一部《唐詩寒武紀》着墨初唐，寫唐詩的勃興；《唐詩光明頂》則將筆觸深入開元、天寶年間——唐朝國力巔峰之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張九齡等風格鮮明的詩人輪番登場。他們曾醉臥長安，看盡繁花似錦；也曾親歷動盪，背負時代風雨。

「要讓人們知道唐詩有多了不起」

「儘管每個中國人從年幼開始都會背唐詩，但其實很多人對唐詩並不了解，反而認為是很幼稚的東西，甚至有很多誤解。比如前些年有網友認為，杜甫的詩寫得沒文采，全靠愛國愛民才受到推崇，而李白則全靠『吹牛』。這些言論還得到很多網友支持。」王曉磊覺得，「非常有必要讓大家了解真實的唐詩，知道唐詩為什麼了不起。」

在推出《六神磊磊讀唐詩》並取得不俗銷量的情況下，三年前，王曉磊再接再厲，開啟了「唐詩三部曲」的寫作計劃。

《唐詩光明頂》王曉磊寫了一年多的時間，「寫得很慢，主要是在書的結構安排時遇到一個難題。按前一部的做法，是把每位詩人的一生寫完，再接着寫下一位。但盛唐時間非常短，比如寫完第一位出場的張九齡，盛唐就已經過得差不多了，這樣的安排，在閱讀體驗上會非常糟糕。」

他只好全部推翻重來，決定把一位位詩人相互串聯起來，最後在書末統一作結。這樣的安排，讓詩人們與大唐王朝一起經歷鮮花着錦、烈火烹油的繁華盛世，但轉眼間又隨之雨打風吹，黯然凋零。讀來既有對盛世華章的無限嚮往，又生滄海桑田、好景不常的無窮嘆喟。

談到寫作三部曲的初心，他並沒有太大的野心，「就是希望沒有太多文史基礎的人，能夠讀得懂，給他們介紹一些唐詩的知識；而研究唐詩和懂唐詩的人，我的一些想法可以和他們交流印證。如果能做到這些，我就心滿意足了。」王曉磊說。

《將進酒》是最牛的「兄弟你聽我說」

在唐詩巔峰閃耀的「雙子星」李白、杜甫，無疑是王曉磊濃墨重彩描摹、解讀的對象，在《唐詩光明頂》裏，王曉磊共寫了五篇李白、五篇杜甫，兩人合起來又寫一篇，兩人的分量佔了全書近一半的比重，既顯出他對李杜的偏愛，又表明他對二者的愛不分高下、難分軒輊。

王曉磊認為，這也是全書最難寫的部分。因為

中國人對李白杜甫太熟悉了，不僅要寫出新意，還不能在專業人士眼中覺得露怯。特別是寫到人們耳熟能詳的《將進酒》一章，王曉磊猶豫很久，總覺得不知該如何落筆。

有一天晚上，王曉磊安排女兒睡下，一個人在書房思考。夜深人靜之時，他感覺思路豁然打開，當即決定推翻原本的各種構思設計，忘掉謀篇布局，完全遵從自己的「心流」，直抒胸臆，當晚全篇一蹴而就。

在名為「與爾同銷萬古愁」的章節裏，王曉磊開篇就說，其他民族的兄弟喝多了，都是載歌載舞，唯有漢族人喝多了是：「兄弟你聽我說。」他認為，李白和他的《將進酒》，就是唐詩史上最光輝的「兄弟你聽我說」。

這樣的語言風格，有他寫新媒體專欄的影子。新媒體寫作，比較輕鬆談諧。在《唐詩光明頂》中，王曉磊還是有忍不住編「段子」的衝動。比如，寫到王維進京時，他就編了一個段子：守城人問王維姓名，王維說：姓王，名維，字摩詰。守城人喝道，我還巨蟹呢。問你的字不是問你的星座！

看到這些俏皮話，讀者會忍不住會心一笑。第一部《唐詩寒武紀》中，王曉磊這樣「講段子」的地方比較多，他承認，這種輕鬆的敘述風格，對讀者特別是年輕人會更有吸引力。但他還是希望在後續的作品中，能夠少一點，能更「嚴肅」一些。

從「金庸迷」到靠讀金庸謀生的網絡頂流

相較於唐詩，王曉磊讀金庸更加廣為人知。正

如他在個人公眾號的簡介中所寫：眾所周知，我的主業是讀金庸。

2013年，王曉磊推出專欄《六神磊磊讀金庸》，迅速在新媒體的喧囂大潮中脫穎而出。他總是能從金庸筆下刀光劍影的武俠世界裏，找到犀利、獨到的視角，與現實世界或熱點事件聯繫起來。人們在讀過他的文章後，不禁都會發出「原來金庸還能這樣解讀」的感嘆。

初中二年級的時候，王曉磊從同學那裏讀到了第一本武俠小說，就是金庸的《神鵰俠侶》。這應該是一本盜版書，只收錄了小說的部分內容，但精彩的故事還是一下就讓他入了迷，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後來，他通過從租書店租借的方式，讀完了金庸的全部著作，也讓他徹底淪為武俠迷、金庸迷。

從大學畢業後，王曉磊到新華社重慶分社工作。當時工作單位鼓勵大家讀書，寫讀書心得還會給獎勵。他就把金庸翻出來，再仔細讀，開始寫一些讀金庸的文章。後來，他開通個人公眾號「六神磊磊讀金庸」，原本是準備發一些純粹的對金庸作品的分析文章，但當社會熱點事件出現時，出於媒體人的職業敏感，他有時忍不住想要一吐為快。但由於專欄定位是「讀金庸」，他不得不將金庸小說的內容和新聞事件聯繫起來。

沒想到，這種有些「拉郎配」的搭配，讓他的文章別具一格，發展出極具風格的個人特色，迅速在輿論場上走紅。他本人也便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網絡頂流之一。

2016年，王曉磊辭職，「專職」讀金庸，成為一位靠讀金庸謀生的自媒體人。

計劃寫作創新武俠

在王曉磊心目中，讀金庸和讀唐詩並不矛盾，而是時有交叉，相互成就。比如《唐詩光明頂》的「光明頂」這個詞，就來自金庸的小說《倚天屠龍記》。在書中，王曉磊還時常會用到金庸小說的內容來舉例。「因為金庸小說同樣是全球華人的共同語言。」

「我覺得喜歡武俠的人，多多少少都會對詩詞有點興趣，因為武俠本身就是很有詩意的東西。而且金庸小說裏有很多傳統文化的元素，讀着讀着就會出現李白、杜甫、蘇軾的詩詞。所以從解讀金庸轉向解讀唐詩，對我來說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王曉磊說。

在繼續創作第三部《唐詩笑忘書》的同

時，王曉磊還堅持公眾號的更新。「寫公號更像是休息，他們（工作人員）看見我寫公號，就笑我又開始偷懶了！」王曉磊笑道，原本計劃，第三部《唐詩笑忘書》將在明年上半年出版，但根據現在的進度，時間上肯定會推遲。

「在未來，我會嘗試寫寫小說，寫一部武俠小說，但肯定和金庸他們的不一樣，會在他們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發展有所創新。」王曉磊介紹。

在金庸和唐詩兩條賽道上，如今的王曉磊已穿行自如，按金庸武俠小說裏的說法，已臻一劍破萬法的境界。



●祝勇在新書分享會現場講述創作故事。
何思慢攝

故紙載鄉魂 書寫故宮文物南遷史詩 祝勇分享新書《國寶》創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實習記者 何思慢 瀋陽報道）著名作家、紀錄片導演、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曾跟隨兩岸故宮南遷路線重走萬里征程，用文字記錄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文物保護故事。同時作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子課題「故宮文物南遷記憶再現與重構」的負責人，祝勇在近年來的創作中，將選材聚焦國寶南遷，聚焦故宮人以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今年推出的新書《國寶》就是以1933年文物南遷為背景，通過那文松家族的命運展現了故宮人守護文物過程中所面臨的生死抉擇與家國情懷。

在日前於遼寧瀋陽舉行的「瀋陽故宮營建四百周年系列活動——祝勇新書分享會」上，祝勇分享了自己創作的心路歷程。因工作之便，他曾多次訪問文物南遷所經之地，並採訪了多位親歷者，「了解越多，我越發覺得這段歷史有太多難以盡述之處，因此創作了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而小說《國寶》讓祝勇開啟了小說家的身份。「小說創作不能無中生有，不能閉門造車，它雖有虛構的成分，但必須基於歷史的真實事實，以此為基礎進行文學的二次創作。」

當談及創作初衷時，祝勇感慨在撰寫30萬字的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時，接觸到大量歷史文獻、書信，以及一些發黃的照片，這些材料為他構建起一個將斷裂歷史連接起來的時空，也驅動了他創作出規模宏大的小說三部曲。在調研過程中，他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一些已故老前輩的人和事，「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家庭的悲歡離合完成了這樣一個使命，所以我們今天記錄的是大歷史事實，但他們的情感，他們命運的變化，被大歷史淹沒了，所以我第二部作品《國寶》就是要將這些人推出來。」

他還回憶起一個瞬間。一位1938年出生在南遷路上的老先生在南遷人大合影前駐足了很久，這是拍攝於1947年重慶郊區的全家福，老先生把照片上每一個人的名字一一說了出來，「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他們就是我身邊的人，我有一種寫小說、把他們的故事一步一步寫出來的衝動。」

1933年1月，隨着山海關的淪陷，在日軍的槍炮與轟炸中，故宮文物岌岌可危。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作出了艱難的決定：將部分文物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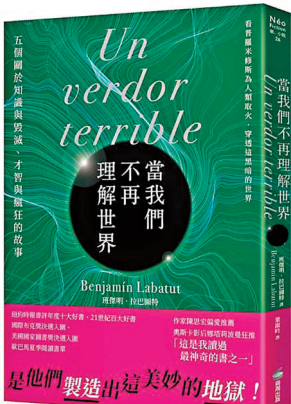
批南遷。這批文物共計13,427箱又64包，包括書畫9,000餘幅，瓷器7,000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無數玉器，以及3,773箱文獻。1933年2月5日夜，第一批2,118箱故宮文物從神武門廣場起運。從此，文物隨着故宮人踏上了穿越大半個中國的遷徙之路。故宮人以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發出了「人在文物在」的悲壯宣言，在戰火紛飛中完成了世界文明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文物遷徙。在抗日戰爭期間，故宮文物自華北而東南，又輾轉於西南諸省，歷時數年，行程數萬里，創造了人類保護文化遺產的奇跡。

祝勇在分享會上介紹，從1933年到1965年，32年的南遷旅程，一代故宮人可能有半輩子都在南遷的路上。瀋陽故宮、北京宮苑和熱河行宮並稱為清代皇家三大文寶寶庫之一，收藏有近20萬件清宮御用物品和內府秘籍。1914年，這裏的11萬多件藏品被遷往北平古物陳列所；1933年，部分藏品隨故宮文物南遷，輾轉數地，後遷至南京；1948年底，部分文物精品從南京遷往台灣。如今，這些文物分散保存在國內多家博物館，但它們共同擁有一個標識——奉XX號，學界稱之為「奉」字號。2016年，瀋陽故宮博物院舉辦了「曾在盛京——瀋陽故宮南遷文物特展」，讓一些「奉」字號文物回家探親。

《國寶》出版後，其第二部《山鳴谷應》已在《收穫》雜誌發表。祝勇透露，他將完成《國寶》第三部，「我把它稱為長河小說，它就像一條大河一樣，不是講一件事兒一本書就能講完的，而是一個歷史的長敘事。通過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事實、人物的命運，實際上是講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故事。因為中國文物南遷是在我們民族最弱的時候，最落後挨打受外族凌辱的時刻，實際上一直走到今天，故宮成為我們全國人民心中的文化聖地，故宮的成長演變歷程實際上體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所以我想通過《國寶》來真正體現這樣的歷史過程。」

當我們不再理解世界

作者：班傑明·拉巴圖特
譯者：葉淑吟
出版：商周出版



本書榮獲紐約時報書評年度十大好書、21世紀百大好书。愛因斯坦收到一封從戰壕寄來的信，信中是廣義相對論方程式的第一個精確解。天才數學家格羅騰迪克切斷所有和世界的聯繫，因為他深怕自己的發現會引發可怕的後果……哈伯、史瓦奇、格羅騰迪克、海森堡、薛丁格——五位科學巨擘都擁有驚世天賦，也都為了存在的終極問題苦苦掙扎；都曾遠離摯愛，墜入孤獨與瘋狂。他們改善了人類的生活，也為難以想像的巨大苦難鋪了路。智利當代作家拉巴圖特以緊迫的節奏和眩目的細節，用想像力重塑這些科學家們的故事；他模糊了歷史、回憶錄、散文和小說的界線，創作出一種獨特的敘事風格。

後台紐約

作者：艾佳姣 (Elise Ay)
出版：堡壘文化



城市會把一個人變成什麼樣子？還是，我們總是在變成那座城市？在《後台紐約》中，Elise以凝練冷靜的筆觸，回望自己在紐約生活的八年經驗。從時尚產業的門外徘徊、舞台後的工作現場，到疫情中城市沉寂的聲音與節奏，記錄一個從小在台灣長大的文學少女，如何在異地城市的移動與摸索中，重新認識自己與世界的樣貌。那些從台前退下、走進後台的瞬間，逐漸形塑出屬於她的存在方式與生活選擇。本書書寫的不只是旅居，也不是追夢的傳奇，而是不斷找尋邊界、追索自我意義的思索與叩問。

她的名字叫安地斯·亞馬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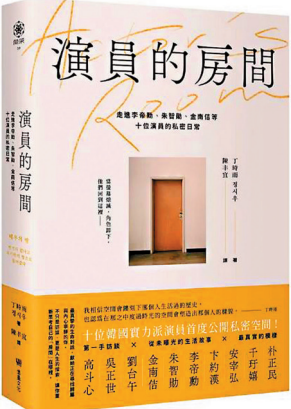
作者：楊理博
出版：寶瓶文化



2023年，楊理博與伴侶帶着一隻後背包，開啟一段長達八個月的南美之旅。他們不觀光，未訂旅館與回程機票，一路上跟當地偶遇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一起回家，高山上挖馬鈴薯、做凍乾，睡在牧草床上；雨林裏抓魚、釀樹薯酒、採草藥……旅途尾聲，兩人參與一場十天的靈境追尋儀式，求道者帶着對生命的探問上山，其間禁食、禁水、禁語；守護者留在山下為他吃、為他喝，也為他祈福祝禱——這不是宗教，而是「成為自己」的古老練習。這趟不帶時間表前進的旅行，是一顆純淨的心正試圖看見自己、看見土地，真實實地活在世界裏。

演員的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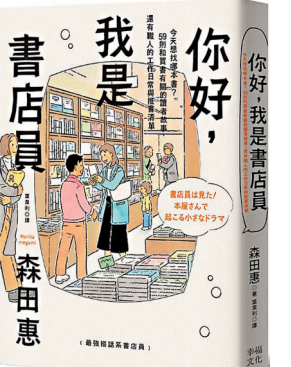
作者：丁時雨
譯者：陳丰宜
出版：堡壘文化



從堆滿劇本的私人書房，到濟州島的寧靜角落；從充滿漫畫的療癒咖啡廳，到親手打造的創作工作室，每個空間都訴說著獨特的故事。對某些人來說，空間是慰藉，是靈感的倉庫，是故鄉，是成就現在自己的起點。本書作者以電影記者及自由撰稿人的敏銳視角，帶領讀者走進那些充滿回憶的空間。在這裏，沒有錢光燈，沒有台詞，只有最真摯的分享。十位演員不僅敞開自己的空間，更毫無保留地分享了生命故事：他們如何以自己的步伐拓展表演世界，如何將失敗轉化為基石，又是如何在追尋夢想的過程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諦。

你好，我是書店員

作者：森田惠
譯者：葉章利
出版：幸福文化



森田惠笑稱自己是全世界最愛和客人搭話的現職書店員，才工作沒多久，就已經理解「不知道書名、也不知道作者是誰」這種詢問，其實是家常便飯。在她看來，所有來買書的讀者和顧客，無論是基於什麼目的、想買哪一種書給誰，都是希望透過這本書來表達自己的感受。收錄59則買書人的故事、100多本好书推薦，以及10張書店員日常插圖，這是一本看完之後，讓你好想立刻走進書店的職人工作紀實。